



致读者信

尊敬的读者朋友：

在上周的电讯中，正在哈佛大学访学的北大国关学院博士生罗楠与大家分享了她考察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见闻和思考，得到了积极反馈。2月28至29日，哈佛大学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系和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哈佛大学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五十年的大型学术研讨会。罗楠也从现场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研究动态，以下是研讨会侧记的全文：

哈佛大学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成立五十周年侧记

今年是哈佛大学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简称AAAS）成立50周年。在2月28-29日，哈佛大学举办了为期两天的AAAS 50周年庆祝研讨活动。许多该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AAAS的历届校友以及美国重点高校的非洲研究科系负责人都来到哈佛园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大家从动情回顾哈佛AAAS的成立和发展历程，到热烈讨论非洲研究学科的发展前景，可谓是一场情感激荡的知识盛宴。我有幸旁听了这场活动，希望对此做下记录和分享。在此之前，我所接触到的有关欧美非洲研究的介绍主要是从殖民主义或者冷战战略需求（例如无法绕开的美国《国防教育法案》Title VI）等外部环境和宏观因素切入。此次研讨于我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以一种微观视角看待学科发展，即学生、教员、校方如何推动了哈佛非洲研究的学科建设，而这些微观维度又如何内嵌在美国国内外时代发展背景中。

成立之初

根据我的观察，哈佛AAAS的学科发展主要经历以下几个关键发展阶段：1968-1970成立阶段；1990年代初期壮大阶段；21世纪初全面发展阶段（具体的发展大事记可参见哈佛AAAS官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1968年以前哈佛不存在任何非洲研究。实际上，哈佛的非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杜波依斯作为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及其有关非洲奴隶贸易的论著。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国内的学生和教员持续呼吁高等教育对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给予正式承认和制度支持，然而在大半个世纪里这种诉求并未得到积极回应。直到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事件成为Black Studies从持续性呼吁到群众运动的转折点。

在哈佛，黑人学生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f Black Students）成立，提出一系列有关黑人研究的制度要求，并展开与校方的谈判。1969年，时任哈佛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教师委员会主席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完成了一份重要报告（被称为“罗索夫斯基报告”），决定设立Afro-American Studies相关的学位课程和研究中心，这是哈佛校方第一次正式回应有关非裔/黑人研究的诉求。但是非裔美国学生不满足于此，加之当时盛行的学生民主运动，学生们以抗议游行的形式向校方施压，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Afro-American Studies科系，并重视学生在科系建设中的话语权。最终，哈佛于1969年底通过决议同意设立Afro-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AASD），并于1970年正式成立。五年后，杜波依斯研究所（W.E.B. Du Bois Institute）成立，承担科系教学以外的研究工作。

下图注：二十世纪60~70年代，哈佛大学黑人学生游行。



致读者信



在梳理哈佛AAAS成立阶段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虽然哈佛非裔研究科系的成立与民权和学生运动紧密相关，但这并非意味着科系建设始终是种族政治导向的。在周年研讨圆桌上，罗索夫斯基提到，尽管很多人视这个科系的设立为一场政治胜利，但是他回溯当时的心境，认为其宗旨是为了弥合国内其他群体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71级校友Octavia Hudson也认为，“在AAAS里，种族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文化才是”。在我看来，尽管从国际和国内的时代背景解读AAAS的成立，会得出政治导向的解释，但落到参与此过程的个人，学者们还是努力想保持学术的中立性和纯粹性。第二，虽然AAAS科系从学生运动到正式成立只在两三年间，但过程中遭受到的阻力并不小，许多参与运动的学生都遭受了警察的无情镇压。在“罗索夫斯基报告”出台之际，《纽约时报》刊登头版新闻还称哈佛要建立“Negro Studies”，足以见哈佛AAAS成立的时代张力。第三，科系成立之初的名称叫做Afro-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AASD)，因此主要关注美国的非裔或是diapora问题，“非洲”并未被囊括进来。这个情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变，也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关联。



图注：1969年，《纽约时报》刊登罗索夫斯基报告。

逐步壮大

然而在成立后的二十年里，AAAS的发展之路并不好走。一方面，AASD被认为过于政治化，学生对于科系建设的影响太大（当时学生对于聘请科系教员有实质决定权）；另一方面，学校的大部分资源流往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跨学科的AASD处于弱势地位。我认为，AASD的窘境既与19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科学专业化趋势有关，也与70年代后黑人民权运动式微有关。在校方疑虑和忽视的双重压力下，AASD艰难维持在很小的规模，甚至一度面临解体。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再次以抗议运动的形式提出增加有关非裔课程和非裔教师的诉求。92级校友Sulee Stinson Clay在研讨中细致描述了她参与



致读者信

抗议占领学校大楼的全过程。这次运动直接导致了校方采取变革措施，决定物色主管AASD的新人选。

1991年，非洲史学家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成为AASD的掌门人。他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和绝佳的公关能力，在人才和资金方面为AASD注入了新鲜而强大的能量，同时他还重视营造言论自由和非意识形态的学术环境。盖茨在任职期间，聘请了包括历史学家Evelyn Brooks Higginbotham和哲学家Cornel West在内的许多非洲研究知名学者，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哈佛其他学院或部门的负责人。AASD在盖茨的主持下逐步壮大，而且这种正面影响扩大到了全美的非裔研究领域，使得哈佛成为美国非裔研究的领军者。当然，盖茨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成就AAAS的辉煌。他在发言中回忆，当时罗索夫斯基对他聘请人才提供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我在清单上列出的理想人选后来全都到了哈佛”。更重要的是，正是那场磕磕绊绊的学生运动推动了后面一切变革的发生。在会上许多教授反复提到，是“那些学生成就了他们的今日”。



图注：在盖茨的运作下，哈佛非洲研究声名鹊起，《纽约时报》甚至在1996年刊登了长达6页介绍哈佛非洲研究的专文。

全面发展

21世纪以来，是AAAS全面发展的关键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划入科系的组成部分。其实早在1960年代末关于非裔研究的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包含了非洲研究议程，因为那也是泛非主义在全球盛行的年代。但后来由于科系建设受到各方面掣肘，非洲研究被迫被排除在外。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非洲研究所属的区域研究服务于冷战战略需求，多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长期被归为比较政治的范畴。

这个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改变——在2002到2003年，AAAS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科系正式更名为“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系”(African and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AAAS)，并在随后几年里先后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加入非洲研究相关课程。第二，AAAS聘请了语言学家约翰·穆加尼(John Mugane)领衔建立非洲语言项目(ALP)，到目前为止提供30多种非洲及非洲移民的语言教学，累计逾5000人通过ALP学习非洲语言。据称，哈佛的ALP有望超越非洲研究的传统阵地伦敦亚非学院(SOAS)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洲语言项目。



致读者信



图注：哈佛非洲研究中心与非洲语言项目办公室

特点与总结

回顾哈佛非洲研究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几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昭示了哈佛非洲研究的前进方向。

第一，社会关切与社会参与是AAAS学科建设的主要动力。AAAS始于学生运动，兴于学生运动，而学生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密结合学术和社会实践。因此，AAAS有着比其他科系更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实践热情。研讨的最后一个环节题目为“scholar-activism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与会嘉宾围绕哈佛学者如何走出学术象牙塔、深入非洲/非裔群体热烈讨论。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作为研讨高频词，体现了AAAS未来发展的重要宗旨。

第二，以历史文化为导向的特色研究路径。杜波依斯主要关注与非洲相关群体的历史、艺术、社会生活与政治，这种人文主义式的研究路径特色也延续到了AAAS，为传统区域研究甚至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第三，从区域研究向全球学发展的雄心。对于许多非洲学者来说，研究非洲并不意味着紧盯着一块区域进行限定性研究，这种追求特异性（dissimilarity）的思维被认为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牛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Wale Adebaniwi表示，区域研究应该摒弃视非洲为特例的定见，转而从非洲出发反思全球性的知识生产问题。AAAS的研究范畴从非裔美国人到非洲，近年还拓展到拉丁美洲非裔研究，在串联“非洲”相关领域的过程中产生了全球学的研究形态。

AAAS成立至今，已与50年前大不相同，但如今所有的发展都能在历史中追溯到动力和起源。而当前，全球流动加剧和国家政治极端化等深刻变化或许又将成为AAAS发展的新背景。在里程碑式的周年之际，哈佛非洲研究一方面探索着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方面思考如何顺应时代变化，实现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和“去冷战化”。梳理AAAS的发展历程，我感受到在时代背景急剧变化当中，学术机构的掌舵人和推动者们只有策略上（tactically）顺应潮流，战略上（strategically）坚持原则，才能在学科发展中做到常盛、常青。

中心秘书长：许亮

2020年3月11日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PKUCAS

北大非洲电讯 PKU African Tele-Info

《北大非洲电讯》之前各期均可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网站下载，网站的《北大非洲电讯》链接如下：

<http://caspu.pku.edu.cn/pages/documentlist.aspx?id=999bc355-51c3-4cf7-98da-dafcf046bd7>

Back issues of *PKU African Tele-Info*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following websites of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is the link.

<http://caspu.pku.edu.cn/pages/documentlist.aspx?id=999bc355-51c3-4cf7-98da-dafcf046bd7>

请关注北京大学非洲电讯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PKU African
Tele-Info WeChat public number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致力于加强非洲研究，促进中非合作。以上内容并不代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观点，如需引用，请参见消息原出处。如需订阅或退订《北大非洲电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pkucas@vip.163.com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联系电话：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传真：86-10-62751639
中心主页：<http://caspu.pku.edu.cn/>
电子邮箱：pkucas@vip.163.com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Tel: 86-10-62751999；86-10-62752941
Fax: 86-10-62751639
Homepage: <http://caspu.pku.edu.cn/>
E-mail: pkucas@vip.163.com